

論 党 的 建 設

(七)

黨員、党的基層組織



中共 中央 組織 部 辦 公 厅 合編
中共中央直屬高級党校党的建设教研室

論 党 的 建 設

(七)

黨員、党的基層組織

(內部參考)

中共中央組織部办公厅 合編
中共中央直屬高級党校党的建设教研室

目 錄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781
列 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 演說摘要（摘录）.....	787
二 在討論党章時的演說	787
列 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記事 （摘录）	792
列 宁：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第二次代 表大会上關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 表大会的報告（摘录）	794
列 宁：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摘录）	796
列 宁：偉大的創舉（論后方工人的英勇精神。論“共产 主义义务星期六”（摘录）	798
列 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799
列 宁：論清党.....	802
列 宁：論新党员入党的条件（給莫洛托夫的两則短柬）	805
斯大林：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論党章第一条） （摘录）	809
斯大林：悼列宁（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全苏苏維埃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的演說）（摘录）.....	816
斯大林：關於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總結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在俄共(布)中央县委書記訓 練班的報告)(摘录)	817
党(摘录)	817
斯大林: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談話 (一九二七年 九月九日) (摘录)	819
斯大林: 在全苏集体农莊突擊隊員第一次代表大会 上的演說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摘录)	821
斯大林: 論党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 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至五 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報告和結束語) (摘录)	823
結束語(摘录)	823
日丹諾夫: 修改联共(布)党章 (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 大会上的報告) (摘录)	826
赫魯曉夫: 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關於修 改苏联共产党(布)党章的報告 (一九五二 年十月十日) (摘录)	849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 十月) (摘录)	861
毛泽东: 紀念白求恩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65
毛泽东: 在陝甘宁边區參議會的演說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 (摘录)	867
刘少奇: 論共产党员的修养 (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在延安馬 列学院的演講) (摘录)	869
第二章 党員思想意識的修养 (摘录)	869
刘少奇: 論 党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關於修改党章的報告) (摘录)	896
三 關於党員	896

四 關於黨員的義務與權利	902	
七 關於黨的基礎組織	906	
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 的報告（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摘錄）	911	
劉少奇：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鬥爭 （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在中国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 工作會議上的結論）	926	
陳雲：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942	
陳雲：支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	957	
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摘錄）	967	
* 共產國際五次大會的決議（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 日）		977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關於整頓黨的 基層組織的決議（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通過）	981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關於發展新黨 員的決議（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通過）	987	
附 錄：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章（聯共（布）第十八次 代表大會一致通過）（摘錄）	990	
蘇聯共產黨黨章（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 通過）（摘錄）	997	
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通過）（摘錄）	1005	
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摘錄）	1010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者 同盟章程[⊖]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來！

第一章 同 盟

第一條 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灭建築在階級對抗上面的資產階級舊社會，建立沒有階級和沒有私有財產的新社會。

第二條 盟員的條件：

- 一、生活方式和活動符合上述目的；
 - 二、革命的毅力以及在宣傳中的熱情；
 - 三、承認共产主義；
 - 四、不參加任何反共产主義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團體，參加任何一個團體必須向相應的領導機關報告；
 - 五、服从同盟決議；
 - 六、對同盟的一切事務保持秘密；
 - 七、經支部之一致同意接收。
- 不再符合上述條件者開除盟籍（參看第八章）。

[⊖] 馬克思和恩格斯積極參加草擬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是在一八四七年六月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制定的。該章程經各支部討論後由第二次代表大會重新予以審查，並於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八日最後批准。

——原書編者注

第三條 全体盟員一律平等，他們是兄弟，因此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有互相幫助的義務。

第四條 盟員均有盟名。

第五條 同盟由支部、區部、總區部、中央委員會和代表大會組成之。

第二章 支 部

第六條 每个支部最少由盟員三人、最多由盟員二十人組成。

第七條 每个支部選出支書和他的助理。支書主持會議，助理掌管財務部，并于支書缺席時代其行使職權。

第八條 接收新盟員，在預先取得支部同意的條件下，由支書以及擔任介紹人的盟員進行之。

第九條 各地支部之間互不聞問，並不得保持任何聯繫。

第十條 各支部均有獨特名稱。

第十一條 所有盟員遷移時，均應事先報告所在地支部書記。

第三章 區 部

第十二條 各個區部最少包括兩個支部，最多十個支部。

第十三條 這些支部的支書及其助理組成區域委員會。該委員會從委員當中選出領導者。區部同所屬各支部和總區部保持聯繫。

第十四條 區域委員會為區部各支部的執行機關。

第十五條 獨立存在的支部或合併到已有的區部，或同其他單獨的支部組成新的區部。

第四章 總區部

第十六條 國內或省內的各個區部服從一個總區部。

第十七條 代表大會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提議，按省劃分同盟區部，並委派總區部。

第十八條 總區部為該省各區部的執行機關，總區部同各區部以及中央委員會保持聯繫。

第十九條 新成立的區部合併在最近的總區部裡面。

第二十條 總區部向最高權利機關——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在閉會期間，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

第五章 中央委員會

第二十一條 中央委員會為全盟的執行機關，並向大會報告工作。

第二十二條 中央委員會至少由五個委員組成，並由代表大會指定為中央委員會所在地的區域委員會選舉之。

第二十三條 中央委員會同各總區部保持聯繫，每三月對全盟情況作報告一次。

第六章 一般條例

第二十四條 支部、區域委員會以及中央委員會至少每兩周召集會議一次。

第二十五條 區域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的委員選出後任期一年，連選可連任，並可由選舉人隨時罷免之。

第二十六條 選舉定於九月舉行。

第二十七條 區域委員會有義務根據同盟的目的，領導在

各支部举行的各項討論。

如果中央委員會認為对某些問題的討論具有共同的、直接的利益，則可提交全盟討論之。

第二十八條 各盟員每三月至少应和區域委員會联系一次，各支部每月均应和區域委員會联系一次。

各區部向總區部应至少每两月一次，各總區部向中央应至少每三月一次，汇报本地工作情况。

第二十九條 同盟的一切機關都必須采取必要措施来保証同盟的安全和加強同盟的活動，其行動必須遵照章程所規定的職权範圍，并应迅速向上級機關汇报全部情況。

第七章 代表大会

第三十條 代表大会为全盟的立法機關。一切有關修改章程的議案都應該通过總區部轉達中央委員會，再由中央委員會提交代表大会。

第三十一條 各區部均派有代表。

第三十二條 不足三十人的區部派遣一名代表，不足六十人的區部派遣两名代表，不足九十人的區部派遣三名代表，依此類推。各區部可选举外地的盟員作为本區部的代表。

在这种情况下，各區應授給自己的代表以附有詳細說明的委托書。

第三十三條 代表大会每年八月舉行。遇緊急情況，中央委員會可召集非常會議。

第三十四條 代表大会每次規定未來一年內中央委員會的所在地，并確定召開下屆代表大会的地点。

第三十五條 中央委員會列席代表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三十六條 每届代表大会召開后，除发出通告外，还要以党的名义发表宣言。

第八章 破壞同盟的行爲

第三十七條 凡破坏盟員条件（第二条）者，均依据情节取消其盟籍或開除盟籍。

開除后不能重新接收。

第三十八條 只有代表大会决定開除問題。

第三十九條 區部或独立存在的支部可以開除个别盟員，但应立即報告上級機關。代表大会对此作出最后决定。

第四十條 重新接收已被取消盟籍的盟員，由中央委員會依据區部的提議處理之。

第四十一條 違反同盟的罪行应交區域委員會法庭，法庭并且要關怀判决的执行。

第四十二條 为了同盟的利益，对于取消盟籍和被開除盟籍者及可疑分子，应加以監視，并使不得为害。關於他們的阴谋活動，相应的支部应立即報告。

第九章 同盟經費

第四十三條 由代表大会規定各国盟員應繳納的最低限度的盟費數額。

第四十四條 盟費半數上交中央委員會，半數存區部或支部財務部。

第四十五條 中央委員會經費用途：

一、通訊和組織費用；

二、印刷和散发宣傳品費用；

三、派遣执行一定任务的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費用。

第四十六條 各地方委員會經費用途：

一、通訊費用；

二、印刷和散发宣傳品費用；

三、在必要情况下派遣代表的費用。

第四十七條 六个月不向中央委员会繳納盟費的支部和區部，即由中央委员会宣布取消盟籍。

第四十八條 區域委員會每三月應向所屬各支部提出一次經費收支的報告。中央委員會向代表大會提出關於盟費開支和同盟出納情況的報告。一切盜用盟費的行為應受最嚴厲的懲罰。

第四十九條 緊急開支和代表大會費用由特別費開支。

第十章 接收盟員

第五十條 支書向被接收的盟員宣讀章程中第一——第四十九條，并解釋各条，并在簡短的談話中着重指出盟員應承担的义务，然后問他：“那末，你願意參加同盟嗎？”如果他回答“願意！”，支部即認為他講的話：願意履行盟員的一切义务，是誠實的，宣布他是盟員，并在下次會議上將他列入支部。

倫敦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八日

以一八四七年秋召開的第二屆代表大會的名義發表

書記 恩格斯(簽字)

主席 卡爾·莎培爾(簽字)

(譯自“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卷，
第524—529頁)

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 代表大會上的演說摘要（摘錄）

二 在討論黨章時的演說[⊖]

列寧：我願意首先說兩點私人性質的話。第一，在阿克雪里羅得好意提出（我的話並非諷刺）要“求得妥協”[⊖]的問題上，我衷心願意響應這一号召，因為我不認為我們的意見分歧有那末嚴重的意義，以致因它而決定黨的生死問題。我們當然不會因黨章有一不好的條文就會灭亡！但既然問題已經是要在兩種條

-
- ⊖ 這篇演說是擁護列寧所提議的黨章第一條條文，回答一些曾發言贊成馬爾托夫條文的政敵的。它是在大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發表的——原書編者注
 - ⊖ 列寧在他的演說開始所答覆的阿克雪里羅得的演說，是在前回第二十二次的會議上發表的。阿克雪里羅得演說的結尾說：“照列寧的條文，第一條是直接在原則上與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的本質和任務相矛盾的。但我看到我是在叩擊開着的大門（意謂他的意見可被採納。——譯者注），因為列寧同志提議把外圍組織認為黨的組織之一部，便是接受我的意見的一個步驟。其餘還剩下些個別的個人，但即使在這方面，我們也能夠希望求得妥協。”所謂“外圍組織”一語，是指列寧先在這同一次會議上所作的簡短說明，這說明是為他的黨章第一條文辯護的。這一點在記錄上如下記載着：“列寧簡短地為他的條文辯護，特別強調它可以對於‘組織化’作一個推動。不應該想像黨的組織必須完全以革命職業家組成。我們需要許多種類最不同的組織成分最不同的和思想濃淡最不同的組織，從極端狹窄的秘密的組織到很寬泛自由松懈的組織。黨的組織之必須有的標誌，是它須經中央委員會之批准。”——原書編者注

文公式中加以選擇，我便完全不能放棄我的堅決信念：認為馬爾托夫的條文比草案原文壞些，而且在某些條件之下，也許會給黨招致巨大的損害^①。第二點是關於布魯克爾同志的。當然，因為他熱望普遍實行選舉制，布魯克爾同志接受我的條文，認為它是精確規定起碼的黨員之意義的唯一條文。因此，我不能了解馬爾托夫同志為什麼滿意於布魯克爾同志之同意我。馬爾托夫同志是否真正被與布魯克爾發言的意義恰恰相反的意義所指導，而不顧其動機和理由了呢？現在說到討論中的問題，我必須說托洛茨基同志完全誤解了普列漢諾夫同志所提出的基本觀念^②，因此在他的發言中規避問題的中心要點。他說到知識分子和工人，說到階級觀點和群眾運動，但他沒有說到一個基本問題：我的條文是把黨員這個名詞加嚴了呢？還是放寬了呢？如果他曾向自己問過這個問題，他就会容易地看到我的條文是把这个概念限制更嚴，而馬爾托夫的條文則放寬了它，因為（用馬爾托夫

① 列寧提議，第一條的條文應如下列：“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必須承認黨綱，在物質上贊助黨，並須亲自參加黨的組織之一。”馬爾托夫所提議的條文如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必須承認黨綱，在物質上贊助黨，並須在黨的組織之一監督和指導之下工作。”有着重點的是兩種條文中分歧的詞句。——原書編者注

② 托洛茨基在大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發言，列寧緊接着回答他說道：“托洛茨基完全誤解了普列漢諾夫所提出的基本思想”（普列漢諾夫這天更早于托洛茨基發言）。當普列漢諾夫發言反對馬爾托夫條文贊成列寧條文的時候，他的基本思想表現在下列他演說的結論中：“我也不可能了解為什麼列寧的提議如果通過，就會把大量的工人關在我們黨外。一個想參加黨的工人，是不會被必須參加一個組織所阻礙的。工人是不怕紀律的。受阻礙的人將是浸透着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照例，這些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也就是各種機會主義的代言人。我們必須遠離開他們。列寧的提議會成為一種防禦他們侵入黨的壁壘，僅只這一點，就是使一切敵視機會主義的人投票贊成它。”——原書編者注

自己的正確說法)馬爾托夫條文的特點是它的“伸縮性”。在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党的生活階段中，這種“伸縮性”無疑地就會給一切散漫的、動搖的和機會主義的分子開門。要駁倒這種簡單明顯的論據，就必須證明沒有這種分子存在；但托洛茨基同志並沒有夢想這樣做。而且這也是不能證明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這類分子並不在少數，而且他們甚至在工人階級中間也存在着。現在比任何其他的時候更須要保障我們的隊伍之堅強和黨的原則之純洁，因為黨恢復了統一，便要把許多不堅定的分子接收到它的隊伍中來，在黨擴大時，這種分子的數量也要增大。在托洛茨基同志說黨不是一個陰謀組織(我和許多別的人也反對它是這樣的組織)的時候，他完全誤解了我的“做什麼？”一書中的基本思想。他忘記了我在我的書中提出了許多組織樣式，從最秘密最狹窄的到比較廣泛和“自由”(鬆懈)的。他忘記了黨必須只是工人階級廣大群眾的先鋒隊和領袖，工人階級全體(或幾乎全體)在黨的組織“監督和指導之下”工作，但工人階級並不是全體、也不應該全體參加“黨”。現在我們看托洛茨基同志由於他的主要錯誤而得出了怎樣的結論。他在這裡告訴我們說，如果一批一批的工人被捕，而這一切工人都宣稱他們不是黨員，那末我們的黨將是一個奇怪的黨了！這不是正好相反嗎？托洛茨基同志的議論不是奇怪的議論嗎？他把一個稍有經驗的革命家只有對之高興的事情視為可哀。如果成百成千的工人為了參加罷工和示威而被捕，發現他們並不是黨員，這只能證明我們的組織是很好的，證明我們完成着自己的任務——我們把人數或多或少的領導者秘密起來，我們又吸引尽可能最廣大的群眾參加運動。

那些贊成馬爾托夫條文的人所犯的錯誤之根源，在於他們

不仅忽視我們黨的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弊害，而且甚至認它為正當。那种弊害在於這一事實：在一種幾乎普遍的政治不滿的氛圍中，在我們的工作需要完全秘密的條件中，在需要把我們大部分的活動集中於狹窄的地下的小組甚至集中於與個別的人開會的條件中，想去把說空話者與實際工作者區別開來，在我們是極端困難和幾乎不可能的事。世界上難有另外的國家，其中這兩類人的混淆像在俄國這樣常見，招致這樣無限的混亂，為害如此之多。由於這種弊害不僅存在於知識階級中間，而且也存在於工人階級中間，我們遭受著嚴重的損失，而馬爾托夫的條文竟使之成為正當的了。這種條文必然要把各色各樣的人和每個人都造成黨員！他說：馬爾托夫自己也不得不作一保留地承認這一點，“如果你願意的話，就是這樣”。但這正是我們所不願意的。這正是我們所以如此堅決反對馬爾托夫條文的原因。十個人真正工作而不自稱為黨員（真正的工作者不獵取頭銜！），比一個說空話者竟有權利和機會作一個黨員要好一些。這在我看來是一個不容置辯的原則，它迫使我與馬爾托夫鬥爭。有人反對我說，我們沒有給黨員以任何權利，因此也沒有濫用黨員稱號的事情。這樣的理由是十分無根據的。第一，雖然我們沒有說明黨員得到了怎樣特殊的權利，但我想請你們注意，我們也沒有說出黨員的權利有任何限制。第二，——這一點是主要的——即使撇開權利不論，我們不可忘記每個黨員都是對黨負責的，同時黨是對它的每個黨員負責的。在我們現存政治活動的條件下，在現時的政治組織尚不健全狀態中，要去給那些非組織成員以黨員的權利，去使黨替那些不屬於組織（也許就是有意規避參加組織）的人負責，便是完全危險而且有害的。馬爾托夫同志對下面這種意見表示驚異：一個被捕受審判的人如果不是黨的組織之一員，不管他

會作如何有力的活動，沒有權利自稱為本黨黨員。這並不使我吃驚。相反地，如果一個不屬於任何黨的組織而自稱為黨員的人，在法庭上行為不令人滿意，那就為害甚重。要否認這樣一個人是在我們組織的監督和指導之下工作便不可能——因為這個詞句含義模糊。實際上，關於此點是不能有任何疑義的——“在監督與指導之下”這些字樣的意義將等於既沒有監督，也沒有指導。對於一切為我們組織工作而不屬於我們組織的人們，中央委員會永遠不會有力量實行真正的監督。我們的任務是要把實際的監督權放在中央委員會手里。我們的任務是要保證我們黨的徹底性、堅定性和純潔性。我們必須把黨員的稱號和意義提得更高，更高，還要高——這就是我所以反對馬爾托夫條文的理由。

(一九〇三年八月十五日。見“列寧文集”第一冊，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六六至二六九頁)

列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記事（摘录）

党章第一条規定党员这个名詞的意义。我在我的草案中所提議的定义如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必須承認党綱，在物質上贊助党，并須亲自参加党的組織之一。”另一方面馬尔托夫則動議以下列字句代替上面有着重点的字句：在党的組織之一监督和指导之下工作。我的条文为普列汉諾夫所贊成，馬尔托夫的条文則为編輯部其他編輯所贊成（阿克雪里罗得代表他們在大会上講話）。我們堅持必須縮小党员的概念，以便使实际工作者与空談者有所區別，以便免去組織問題上的混乱，免去这种怪异与荒謬的現象：就是有些組織为党员所組成，但这些組織又并不是党的組織，等等。馬尔托夫贊成扩大党，并且說什麼一个广大的阶级運動便要求一个广大的——散漫的——組織等等。这是很奇怪的：一切馬尔托夫的支持者在为他們的意見辯護時，都提到“做什麼”一書。普列汉諾夫熱烈地反对馬尔托夫，并且指出馬尔托夫所提議的約里斯主义[⊖] 的条文为机会主义者開門，在党内而不隶属于一个組織，这是机会主义者再好沒有的要求。

⊖ 約里斯——生于一八五九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一九一四年，因为反对战争的緣故，被法国軍閥所暗杀。他是法国社会主义運動的首領。在一九〇四年。他創立了“人道報”（現在法国共产党中央機關報）。他自称为馬克思的学生，但是他是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原書譯者注